周禮詳解

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 周禮詳解卷十五

宋 王昭禹 撰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

鄉遂列於千里之畿而名不同以遠近內外所主不同也鄉近而內所主者教故自五家之比積為二千五百家之州非特鄉遂其別然也鄉謂之民遂謂之甿鄉謂之田遂謂之野鄉官所掌者教遂官所掌則言政令而不及教鄉官所稽者德遂官所稽則為功事而不及德合而言之鄉豈不耕遂豈不教鄉官豈

無政令遂官豈無賢良哉特各言其所掌要使鄉遂之官各言以見其分守之意云爾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之國也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則以所建之國為井牧溝塗田萊之類而經之物生而後有象象生而後有形形具而後有體體者形所待而立者也故有縣鄙之形斯為井邑溝塗之類以體之有王國之形斯為門闈宮室之類以體之其所以造之者豈漫然乎莫不有度數存焉夫是之謂形體之法也

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酇作管反

兩家相比謂之隣五家為隣猶五家為比也出同耕入同居謂之里五鄰為里猶五比為閭也四里為酇則其人衆矣有相賛助之意猶四閭之為族也五酇為鄙則如邊鄙之鄙害則同禦之意猶五族之為黨

也若五鄙為縣則縣而首下所以首於遂猶五黨為州聚而內比於鄉也五縣為遂則其地遠於王朝而有遂於外之意猶五州為鄉則向于內也鄉遂之制其立名不同如此乃所以為內外遠近之別矣然大司徒於比閭族黨州鄉言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而遂人不言以鄉主教遂主耕遂人所主不在是也雖然由鄉之所言則遂之不言亦可知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皆有地域者域字從土或為其或之也故為其封疆以辨之溝所以為之限樹所以為之阻各掌其政令刑禁則使六遂之官共掌其所治之政令刑禁也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則必先稽其人民多

寡之數然後田野可得而授也蓋人民則有家七人六人五人之異數田野則有上地中地下地之異等不先考其數而計之如之何其能均其地域哉簡其兵器教之稼穡者兵革器利然後可以禦患則兵器不可以不簡土壤異宜而播種收成有不同則稼穡不可以不教然兵器之不簡則稼穡不能得教故先簡其兵器而後教其稼穡蓋王畿以鄉為近以遂為遠以鄉為內以遂為外遠而外則以外禦為事必先守其地域而有之然後能致力於稼穡焉不然則謂之棄民雖有粟不可得而食也況可得而稼穡乎若夫以古人足食然後足兵洪範八政以始於食而終於師此乃治之常序非六遂之政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昬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

均平政甿亡耕反耡音助彊其良反

以下劑致甿者劑約劑所謂要書也蓋征役之制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今與甿約以征役用下地為率焉則授地多而征役少孰不願為之甿乎此以致之而使至也以田里安甿者出則羣作於田入則族息於里不授之以田使其作無以耕不授之以里使其息無所居非所以安之也授以田則彼得以安其耕授以里則彼得以安其居及其西成則百室盈而婦子寧及其改歲則嗟婦子而入室處又安有不安之甿乎以樂昏擾甿者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人之大情在是適其情則樂非其情則擾先王立之室家因其情之所樂而無所逆焉凡以治其擾而已故曰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者夫十有二土之名物不同則

稼穡之所宜亦異甿或不能與知故以土宜教之大司徒所謂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與此同也以興耡利甿者孟子曰唯助為有公田許慎釋耡以商人七十而助則耡一也興之以助公田也公田所以養君子君子所以治野人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則民各得其私以自利焉各得其私以自利則以私為主而於公為助矣故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者夫耕穫之類其為時不同其所用之器亦各有時若耕以耜穫以銍所謂時也有其具者易其事然則器得其時者農之所以易田畮也盖人之情勤則怠易則勤使之善其器而又以時焉孰不勸而趨其事哉此時器所以勸甿也以彊予任甿者因其力之有餘而後予之以田則謂之彊予夫力有餘矣予之以其寡則力遺於民力不足矣予之以其多則利遺於地力不遺於民利不遺於地亦要其力之所任而予之斯可也以土均平政者夫自下劑致甿

以至於彊予任甿則遂人之治野者悉矣職貢賦財之政於是乎施焉職貢賦財之政不可以不平所以平之者以土均而已則遠近多寡各適於匀而無偏重不齊之患矣此平政所以在乎土均而已然則治野之政必始乎以下劑致甿所以強本而實遂地也有以致之而至則必有以安之故以田里安甿安之矣必有以治其擾故以樂昏擾甿民擾矣然後可教之稼穡故以土宜教甿稼穡既教矣然後興之以助公田故以興耡利甿利其土矣然後為之善其器以勸之故以時器勸甿勸其事矣然後可彊予以任之故以彊予任甿可任矣然後以土均之法平其職貢財賦之政故終之以土均平政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

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晦音畝萊音來

里以廛計田以晦計上地田百晦萊五十晦猶鄙鄙不易之地家百晦也中地田百晦萊百晦猶都鄙一易之地家二百晦也下地田百晦萊二百晦猶都鄙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也然都鄙不言夫一廛及餘夫者則以遂人見之也遂之上地萊五十畝特異於都鄙則以利上農實遂地亦所以致之也且須田里有餘夫者須田里所以分民父祖子孫不可公也故以為餘夫雖然田里之所須言餘夫大故之所致言餘子何也蓋須田里則以其力強而可任者則計其夫故以受田之正者言之為餘夫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大故之所致者計其家故以合族之長者言之為餘子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畛之忍反洫況域反澮古外反

先王不能使天下無水旱能使水旱不為之災以有溝塗之法焉溝所以導水因水之勢而導之也故自夫間之遂達於萬夫之川為五溝也涂所以防水則因地勢而防之也故自遂上之徑達於川上之路為五涂五溝始於遂以水自是而之他所以遂於外也故夫間有遂自是之他則直達矣至於十夫相積然後為溝故十夫有溝積溝而百夫則其流衆矣猶人之血脉然消息盈虛自適於一體之中故百夫有洫積千夫而為澮則遂溝洫水并而會焉故千夫有澮而達於外則集衆流而為川其水大矣而周於外焉

故萬夫有川此五溝所以導水也考工記曰廣二尺
深二尺謂之遂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
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則川之
制又倍於洫矣故書亦曰濬畎澮距川然則遂從而
溝横洫從而澮横川則集衆水而同於外矣五涂始
於徑以水行而順水之徑也故遂上謂之徑有左有
右而致飾者畛也故溝上謂之畛畛而十之則行者
衆故洫上謂之涂涂而千之則行者衆而有首焉故
澮上謂之道路大道也有足者得以各行而不相踐
故川上謂之路此五涂所以防水也其廣狭之制則
先儒謂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
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是矣
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
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

政役施式氏反舍音捨

登者上其籍也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而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於遂人遂人登之於小司徒也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而不言貴賤則遂以治野為主故也不言辨可任則須職作事辨可任可知也小司徒先言軍旅田役而後以令貢賦此則先言令貢賦者蓋遂人以治野為主野者貢賦之所出故以貢賦為先小司徒主教教以率民為事貢賦乃其本也故以貢賦為後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遂之大旗亦司徒之大旗也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鄉建旗遂建旟令

此致民必以旗則致民者宜以威猛致其義故下文繼之以其不用命者誅之則致其義可知矣於遂建馬故曰遂之大旗於遂言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屬音燭 綍音弗

共野牲則牲之未入牧人者也共之使入於牧人以待事焉令野職則職之不任於民者也若薪炭之屬雖微而用不可廢焉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則異乎司徒所謂令野修道委積也蓋令修野道則止於

遂之地而已令野修道則非止於遂地自郊以外凡野道皆是也及葬帥而屬六綍則帥而屬大司徒也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匶綍在旁屬之於棺以弼匶六鄉主以道德成之故使屬引而道之於前六遂主以功事成之故使屬綍而弼之於旁道德始終從焉功事則以自弼焉故也及窆陳役則所預者窆事而已殯事則非所預凡事致野役而師田致野民言事而又言師田則事者乃立政之事而已政治禁令則所以治野役野民者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遂人之主六遂猶司徒之主六鄉然遂官降鄉官一等故其爵與小司徒等均於中大夫也遂師猶鄉之有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同掌三遂故言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司徒以教民為主故鄉師鄉大夫州

長多言教事所治則以民言之遂人以治野為主故遂師遂大夫縣正之屬多言耕事所治則以甿言之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輦登其籍於遂人也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而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在所舍者而不之舍焉則屬民在所任者而不之任焉則害事故辨其施舍者又辨其可任者使兩得其所也經牧其田野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言井則以下文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地有可食有不可食必辨之然後其數可以周知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以任民征其

財謂之財征征其力謂之力征征者以正行也周知其數故其征不失民財其役不失民力令之而不從則有治治之而不服則有訟遂師聽而已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稼穡之時不可緩而民之札喪為無常苟困其札喪而力有不逮則稼時不作穡時不收時事於是乎廢先王乃移用其民以救之則民以不急致困者寡矣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此移用其財者也財無力不生力無財不養民無力不行事非民不立財力常相為用而不可偏廢也此所以皆有移用之法先王之世所賴以相濟而無敗事者以此道也後世不知出此不幸而有天變患難民日因之而流離區區之移民移粟之小惠又何補哉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則凡國祭祀皆有誓以喻衆戒以勅衆遂師于國祭祀審其誓戒而已審者聽而辨之當以其事喻於預祭祀之人故也蓋遂師各掌其遂之戒禁故祭祀則在審其誓戒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遂師又共野牲則贊遂人共牲入於牧人也以遂師登六畜牧其田野故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有以治野人之悉然後可以責野人養君子之備夫饑厄可施賢能可舍强壯可任非登其生者下其死者弗能辨也地有上下種有利害食有可否非經其土地牧其田野弗能知也天有變動民有饑厄事有緩急非移民之强者以就急難移民之弱者以即緩易弗能救

也君子之任野人可任者無怨可食者無害其悉如此野人亦何以為報哉野職野賦入於玉府以共王之玩好是所以為報也則野人之養君子可謂備矣野職九職也野賦九賦也角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則九賦九職皆各聽民以其物當職賦而其物有中玉府之用則入於玉府矣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道者賓客往來之衝則不可以不脩而治之委積者給賓客之食用則不可以不庀而備之道修以致其

恭委積以致其愛脩而庀之則恭愛之情著乎外矣故遂師於道脩則巡而視之於委積則庀而具之以幄帟先道野役所以帥之也使而不帥則野役豈能自致哉及窆抱執紼者之名籍行而校數之也共丘籠者共其為丘之籠器以成土也及蜃車之役者蜃車載闉壙之蜃遂師則共蜃車之役人也平野民謂軍旅田役則平其行列部伍也比敘其事而賞罰者比謂校比其事之得失事謂次敘其事之前後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一鄉一遂人衆所聚必有以帥之者故鄉遂皆有大夫師師所以教養之則仁之任也大夫以政帥導之則

智之任也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不言者聖人之制詳於鄉師鄉大夫其職之所掌則盡其事耳遂師遂大夫其事略而或比於鄉師鄉大夫而舉之此所以不言與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而遂師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而遂大夫不登以有遂人登之也蓋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也遂師以辨其施舍為先遂大夫以辨其可任者為先辨其施舍者仁之先務也辨其可任者智之先務也可任與施舍雖本無先後而亦有仁智之别矣遂師既辨之遂大夫又從而辨焉亦所以相成也稽則得其數辨則得其力以教稼穡則各稱其任以稽功事則各服其責數力不得其詳政教失其所施則安得功事而稽哉此稽其功事所以次於教稼穡之後矣

恭委積以致其愛脩而庀之則恭愛之情著乎外矣故遂師於道脩則巡而視之於委積則庀而具之以幄帟先道野役所以師之也使而不師則野役豈能自致哉及窆抱執綍者之名籍行而挍數之也共丘籠者共其為丘之籠器以成土也及蜃車之役者蜃車載闉壙之蜃遂師則共蜃車之役人也平野民謂軍旅田役則平其行列部伍也比敘其事而賞罰者比謂校比其事之得失事謂次敘其事之前後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一鄉一遂人衆所聚必有以帥之者故鄉遂皆有大夫師師所以教養之則仁之任也大夫以政帥導之則

智之任也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曰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不言者聖人之制詳於鄉師鄉大夫其職之所掌則盡其事耳遂師遂大夫其事略而或比於鄉師鄉大夫而舉之此所以不言與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而遂師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而遂大夫不登以有遂人登之也蓋鄉之官莫尊於鄉大夫遂之官莫尊於遂人也遂師以辨其施舍為先遂大夫以辨其可任者為先辨其施舍者仁之先務也辨其可任者智之先務也可任與施舍雖本無先後而亦有仁智之别矣遂師既辨之遂大夫又從而辨焉亦所以相成也稽則得其數辨則得其力以教稼穡則各稱其任以稽功事則各服其責數力不得其詳政教失其所施則安得功事而稽哉此稽其功事所以次於教稼穡之後矣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量地以致之周營以聚民者邑也王畿千里其中正之所邑外百里謂之四郊六鄉在焉外二百里謂之邦甸六遂在焉六遂之地蓋自遠郊以達於畿其間公邑及鄉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在焉然則凡民之所聚或廣或狹或多或寡皆可以謂之邑矣故雖五家十家所聚亦得謂之邑鄰長凡邑中之政相贊此五家而謂之邑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十家而謂之邑矣令為邑者則令六遂之吏而已善惡在政利害在事歲終令會政則政之善惡皆有所録者令致事則事之利害皆以告於上矣稼器則耒耜鎡錤之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稼器不可以不簡也稼政若月令孟春修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植以教道民者是也夫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則正歲為耕事之始則簡稼

器正其時也簡稼器則須用於民修稼政則須行於吏矣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鄉遂雖異地而耕教無異事然鄉以其近而在內故以教為主遂以遠而在外故以耕為主帥其吏而興甿亦猶鄉大夫賓興賢能但鄉以教為主故其事詳遂以耕為主故其事略其實則一而已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在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之後則其敎及於邦國都鄙矣其施於遂亦可知也然謂之鄉三物則敎以鄉為主故也故遂地謂之野其民謂之甿言其官所掌則政令而已不及教也言其政所稽則功事而已不及德也明其有功者則察舉其屬人之有功者也屬其地治者則聯比其地治之職者也察舉其屬人之有功者得以見知聯比其地治之職事者則地治者得以相賛如是則妨功害能者

無以逞其私而瘝官曠職者亦無所容於時矣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先王之世教法同乎天下而無異德政令同乎天下而無異事惟教法同而無異德故鄉吏受之於鄉大夫鄉大夫受之於大司徒大司徒受之於天子惟政令同而無異事故自王達之於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人達之於遂大夫遂大夫達之於為邑者此之謂四達政以德為主則謂之德政事以功為效則謂之功事六遂之官所掌者政令而不及教六遂之政所稽者功事而不及德怠而有過者在所廢廢之不已則有至於誅勤而有功者在所興興而不已則有至於賞先言誅賞而後言廢興者大小之序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

吏民之衆先王不能人人而治之或為之大夫以帥其不智者或為之師以教其不賢者或為之正以董其不率者或為之長以倡其不順者正之名上至六卿下至於黨縣長之名上至州酇下至於鄰比師之名上至三公下至於族鄙大夫之名以為爵也則臨三等之士以為職則正一鄉之衆鄉大夫御也弗以卿名官者以居之愚正在帥之以智而已遂縣皆大夫也以智帥之則謂之大夫以正帥之則謂之正長也或於鄉州或於遂酇名之正也或於鄉黨或於遂縣名之師也或於鄉旅或於遂鄙名之莫非師正也其才德有多寡其職事有大小民吏事物之所在必有正長焉蓋雖少頃不可廢也然而司徒以教民為主遂人以治野為主師正大夫取名鄉遂官未嘗異者何也遂言師則未嘗不用教鄉言正則未嘗不用

政學者不可廢耕耕者不可廢學則其臨涖之者豈
可異哉然而閭里之官特異其名者何也同閭門而
居則同其情可也患其乖睽必有胥相之者故其官
謂之胥同田里而作則同其事也患其失誤必有以
宰制之者故其官謂之宰一遂而有五縣正故曰各
掌其縣之政令徵比則或徵財征或徵賦事則為養
君子之計也比則或比其夫家衆寡
或比其六畜車輦則為野人之計也
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
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
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趨音促
民數之多寡比而知之以頒田里人材之能否比而
知之以分職事分職事則民於是有事矣理其事者

有治爭其事者則有訟故掌其治訟須田里則民於是有業矣東作西成不可以無所督勸怠功過不可以無勸沮故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師也田也行役也移執事也將用野民則縣正師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則若遂師所謂廵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者功有多寡事有難易會事則功定矣其用命者在所賞不用命者在所誅如此則勤者勸而怠者懲矣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正者人之所表師故也利則同營無所表師則亂故其長之者謂之黨正害則同禦無所附依則散故其長謂之鄙師師者人之所附依故也黨正言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此則及政令而已盖以耕為主然言師則亦不嫌於無教焉黨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然則鄙師所掌之祭祀

豈特祭禁而已亦必教其禮事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政事掌正之任也此掌其戒令者蓋治其政令則有縣正焉正之所治下同於黨正矣州長凡作民掌其戒令則鄙師之所掌上同於州長矣以其民力之不可易也掌其戒令治其政事雖小大之事不可廢耳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數色主反媺音美

衆寡之民上有遂大夫遂師稽登而比之下有鄰長里宰校登而比之鄙師無事於斯焉數其衆庶而已

故不言衆寡衆庶之中美惡不辨則恐有亂民者故
致察焉微者美之微惡者美之反必詳視而後見故
言察黨正書其德行道藝糾戒之則教也鄙師察其
微惡而誅賞則政也其在鄉也雖謂之正教之如彼
其在遂也雖謂之師正之如此此治野之法也遂大
夫令爲邑者會政致事所會者及於六遂之吏則其
會廣矣鄙師所會則止於五百家之政而已
則其所會者寡矣故言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挍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
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治直吏反

相保聚仁也故主五族之衆謂之族師相贊助義也
故主一酇之衆謂之酇長一夫之家或能而興之或
死而下之或老疾而廢之或壯長而任之昔時受上
地者或降之於下籍昔時受中地者或置之於上等

未始有常也故曰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校而登之則其衆寡定矣然後以比焉族師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鄉師統其事鄰長以時校登其夫家則遂師統其事遂師言登鄉師言稽皆互見耳校而登之慮其不實而偽不公而私不詳而略此所以有稽焉必以校而登之責百家之長者何也所涖者衆所教者悉也三師則任稽登而已校之責弗與焉大夫又各稽其歲時考其詳也然後入而數焉其施政教也使民無戾其行微令也使民無怨蓋自大夫決矣其喪器於公相葬之於下此喪紀之事也春秋祭酺為其害物之成此

祭祀之事也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

功
作民而用之或用之於師田或用之於行役旗所以
厲民鼓所以作衆兵革則示其有事於武也帥而至
然後各致於其長族師言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馬
言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詳略皆相備
耳司常言縣鄙建旐則里者所建兵事兆於此然則
族師鄙長帥民而至其用旐與耕則有祭器作則有
兵器共則有喪器器之所用有此三者則此所言簡
器者非特簡稼器而已與有司數之若簡稼器則與
遂大夫數之若簡兵器則與里宰数之也以其涖民
也簡授民也詳故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蓋自鄙師
以上至於遂人凡有戒令皆聽而行之也趍其耕耨
則食足而民不飢稽其女工則衣具而民不寒然後
百家之衆相保聚有
仁相贊助有義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政音征）

先王之名鄉遂以名寓其意或以治其所居之里或以治其所耕之地互見其名焉二十五家聚而居則同閭故於鄉名謂之閭出而耕則同其里故於遂名謂之里閭師則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此治其入而同者也里宰則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此治其出而同者也

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耡公田也合耦於耡則即公田而合其民之耦一邑四井一耦二耜合耦於耡則八夫四耦同治百畝之公田公田謂之耡猶親耕之田謂之耤也欲其恊意同力有事於公與春以治稼秋以治穡未有二三而

不齊者雖則齊矣其出為或緩其耕也不深其耨也不易欲其實函斯活其鎛斯趙豈可得哉此里宰所以趍其耕耨使無敢緩之意也雖則厲其耕耨然而使民徒用力致我公家之利無恩以慰其勞無義以治其事欲其農夫克敏田畯至喜豈可得哉此里宰所以行其秩叙秩常賜也所以慰其勞叙其事治之先後也所以治其事趍其耕耨然後行其秩叙則與夫日有秩者異矣徵謂有所求斂則取其常共而已財賦或斂而必待有司之政令者以見用財有禮取財有義不為横賦暴斂矣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五家之衆至寡而其親近猶易致察故使之相糾有罪奇衺無所容於其間有善而已故使之相授一遂

粟米之
征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平頒其興積有不欲而強予之者致民而受之當防其或偽冒而取或抵負而去故其致之也有質以立見有劑以立約如此則奸者無所肆其欺矣平頒其興積者不如賖貸待民欲取而後予也興謂興粟以就民之所聚積謂致民以就粟之所積夫興粟非民之所欲而必平頒之者蓋樂歲民有餘則或利食新而不欲取粟於旅師為是而不頒則邦物因或腐耗而貴者反食陳賤者反食新邦物因或腐耗則非所以愛物貴者食陳賤者食新則非所以制節且方粟貴之時而強予之及其賤時然後歛之亦何傷於民哉無傷於民而可愛物制節此其所以平頒也或頒其興或頒其積則趍便利故也施其惠者民有艱阸

則施其惠以賙之也散其利者既平頒矣有資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以與之也施惠不責其償矣散利則責其償但不使之出息也蓋有不欲而强之者則因民之所利而與之尚安用息乎然則散其利不如泉府出貸息矣夫欲而與之其利在民不欲而與之其利在公專與其所不欲者則不便於民專與其所欲者則不便於公平頒其興積非民所欲也施惠散利則民之所欲也先王之法民與公其利兩得焉均其政令者均旅師賦役之政令也旅師或興粟則有賦役矣其頒之平則其政令宜均矣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方春興作則粟宜貴之時因其不足而出粟以資之方秋收成則粟宜賤之時因其有餘而斂之如此則為農者不為兼并者之所奪其生計可積而厚矣先王之民所以無貧困之患者亦以有此術故也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新甿下劑所致者也旅師有頒散之任新甿之治皆聽之則應其所求與使無征役者且養其財力不以事撓之與記曰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然矣以地之媺惡為之等者媺謂上地惡謂下地蓋家有七人者以媺地授之為上等家有五人者以惡地授之為下等然則征役於是乎出矣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乘繩證反

肖所當行而與焉謂之稍故稍食謂之稍然則稍者非并與之也稍稍與之而已稍人凡用役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亦稍稍以給役事而已故以稍人名官非特是也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則一丘之中有同葬之義則其恩足以相給矣一乘之中有同戰之勇則其義足以相給矣然而丘之相

葬之恩乘之同戰之義未為至也稍足而已蓋自家之相保閭之相受以至於相救相賙然後足以為恩之至也自五人之伍五伍為兩以至於五師之軍勝能相先敗能相救然後足以為義之至也丘乘之恩義稍足以相給而已先王猶要其至焉上而在公征役取其稍給不欲勞民之意也下而在民恩義明其稍足必欲使充而盡其至之意也名官之義豈苟然哉意之所寓抑亦深矣丘之政令司徒之所掌也乘之政令司馬之所掌也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矣丘言其地乘言其賦下文所謂同則丘地也所謂徒役輂輦乘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師以至而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丘乘之政令也夫一百四十四夫田野之間同為一丘葬則之焉夫同井而飲同邑而居使民相與為生同丘而葬使民相與為死生則相聚死則分背人之情也夫惟死而相棄則民可以死致之矣未之厚也仁政之術必使民老其老

以及人之老者故其死也相葬於一丘其未死也相衛以一乘則一丘之政令其可易乎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天子至尊而貴者也得之則為諸侯而已丘民至卑而賤者也得之則為天子焉此民所以為重士卒七十五人同寓於一乘行則為庇倚止則為營衛死傷疾病皆載於其中相衛以生相牽以死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能敬事而信則民不愛其情節用而愛人則民不愛其命使民以時則民不愛其力然則有車千乘以守則固以戰則克丘乘之政其可易乎故丘乘之政令又別為一官以掌之非敢易故耳仁政至丘而成甸與縣鄙則聯屬其夫而已此所以特言丘六鄉之兵以車為主人之卒伍則取於險而已此所以特言

乘矣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縣師之法則縣師所謂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是也司馬之法稍人不得受馬以縣師之法而已事有小大法有簡易物有多寡同徒輂輦司馬知其所用縣師知其數以聽於司馬則惟其所用者也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者則衆庶之受役者也葬則同丘丘之政令司徒之所掌其蜃車與役皆取足於丘民欲以示相葬之義非待十二井之田能以蜃車與役自致於上

馬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有所畜聚之謂委小曰委大曰積則此所聚者非其大者也故曰委人郊曰野掌斂野之賦則凡郊外園圃山澤所出之物皆委人所斂也薪以給內外饔爨烹之用芻以給牛馬之用委人掌斂之也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則委人斂之而甸師之徒役其事也疏材臣妾之所聚木材虞衡之所作凡言疏材木材則其材非一色也言凡畜聚之物則其物非一色也此皆野之賦委人掌斂之耳閭師言民職之貢不言臣妾蓋有所隸焉則不使之貢委人特斂之而已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餘聚者所聚縣都之餘物遺人以郊里之委積待賓客野

鄙之委積待羇旅然則稍聚亦郊里之類也甸聚者亦野鄙之類也稍聚近故以待賓客甸聚遠故以待羇旅須則用財之餘事故以餘聚待之然遺人之待賓客羇旅以其委積委積大用也可以言恵焉故名官曰遺人委人之待賓客羇旅以其所聚所聚微用也非若遺人之施恵故名其官曰委人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先王用財有理至於薪蒸木材未甞輙廢式法則其祭祀賓客豈能廢禮哉喪紀共薪蒸而又共木材蓋大喪則有廬舍而凡喪則有張事皆須木材以用也軍行有常其用不可以須失故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者野委則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也兵器則軍旅守衛陳兵之器也與其野囿財用者野囿財用以備資給兵器以備守衛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者國野之道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則軍旅之賓客館焉蓋師行三十里車徒則止故也

周禮詳解卷十五

# 周禮詳解卷十六

宋 王昭禹 撰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政音征

均人掌均土政而土均掌平土地之政者以土為質而能包之者地也本於地而有所生者土也言地則土在焉言土則不能兼地故十二土則本於地五物之中則莫不具十有二土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則雖有及乎地政然以土為主而不及乎均人也故言平土地之政言土地則指其土之所在而已故平土地之政其官謂之土均掌均地政其官謂之均人蓋言均人則土不得而均之矣地守地事

地貢莫不皆有政所謂政則正此者也土均先言平土地之政蓋以此也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生財之道有地則有物有物則有政其政有事則謂之地事其事有職則謂之地職其物有守則謂之地守有職而財生有守而財足斯有地征焉或征其財謂之財征或征其力謂之力征上征財於下下共財於上斯有地貢焉澤虞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為之厲禁而守之山虞物為之厲為之守禁皆地守也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任牧以畜事任虞衡以山澤之事皆地事也農貢五穀圃貢草木虞衡貢其物皆地貢也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而不均地職均人均地政而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而不均力政者大司徒分地職以為地守而待

政令則力征出於地職也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則地貢出於地事也然有職必有事有事必有職亦互見也土均之均地守則序於地事之上均人之均地政則序於地職之上何也盖有地則有物有物則有政其政有事謂之地事其事有職謂之地職其物有守謂之地守然則地守不均則物烏能無害物有害何待於職事此所以序於其上與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均之而和和之而節事之序也以均地守地事地貢所謂均也以和邦國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所謂和也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

法而行之掌其禁令所謂節也蓋政令刑禁施舍禮
俗喪紀祭祀皆順民之欲而不乖其所宜不咈其所
習夫是之謂和也政令之緩急刑禁之寬猛施舍之
可否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備殺視地之
墢而重行之視地之惡而輕行之宜行者令之不宜
行者禁之無過無不及使之一趣於中而已夫是之
謂有節也和而節之
然後均之事成矣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以物化土以土養物使九穀草木皆得其宜故名官
謂之草人草於穀木為微物也微物尚然況其大者
乎與洪範言庶草蕃廡同意夫天時有生地理有宜
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
宜而為之種人官有能而致物曲之利者也六府之
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五行天以生物者也不能自

致其生九穀天以養人者也不能自致其養惟人修之而已以其宜各以土為之種焉所以修穀以其宜土之物為之糞焉所以修土移壯而老移少而壯夫是之謂物化移瘠而肥移惡而美是之謂土化化者因刑以易之者也物之有化天之理也而使九穀草木實函斯活苗而至於秀秀而至於實則后固有輔相栽成之道草人豈可闕哉十有二土之中皆有五地五地之中皆有九土五物之民五地之物待此九土以養生者也不知異壤則地失其利不知異宜則物失其性故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也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緹他奚反墳符粉反渴其列反潟音昔貆呼丸反埴音職彊其兩反檃呼覽反蕡扶云反爂孚照反

大司徒別十有二土則有冀之白壤兖之黑墳青之白墳徐之赤埴揚荆之塗泥豫之墳壚梁之青黎雍之黄壤然冀之土不能盡為白壤徐之土不能盡為赤埴草人又統十有二土而物色之則有騂剛赤緹墳壤渴澤鹹潟勃壤埴壚彊檗輕爂之類焉牛宜稌羊宜黍之類禽獸以九穀為宜其利在養人騂剛用牛赤緹用羊之類九土以禽獸為宜其利在養穀禽獸土穀有相為用之理自非窮理盡性未有能及之者矣有土會之法以辨物之多寡然後土均之政行焉有土宜之法以知地之利害然後土化之法行焉土均之法行而天下無不平之政土化之法行而天下無不實之物糞種以糞糞之性用蕡非以糞而謂之糞者為其用之也亦如糞糞之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

草人以物化土稻人以穀擇地此其職所以相次與地有異宜穀有異性利高燥者黍地不宜下濕利下濕者稻地不宜高燥稻人以穀之性擇地以稻宜下濕也故掌下地夫山澤平地為之三農以處九穀之性而稼之稻人掌稼下地故穀不失其生地不失其利素問曰西方共穀稻稻雖金穀而金生水稻宜水以母從子也水性趣下故下地乃水之種最易為生此掌稼下地所以專設稻人之職也然旱乾水溢天變之無常也先王不能使天時無旱乾水溢之變能使之不為害者預為之備而已以豬畜水所以待旱乾也以防止水所以待水溢也能止水而不能蕩也水猶無所行焉以溝蕩水則蕩而行之使有所歸也以遂均水則均豬之所畜以列舍水則舍遂之所均遂者傳受諸豬而置之列則所舍非一也以澮瀉水

則澮溝之所蕩言澮則所受非一
也澮者通諸溝而置之川者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毀草為芟涉水而揚去其所芟之草萊然後田可作也故曰以涉揚其芟作田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故也夫稂莠荼蓼之害稼也無地無之而稼澤者其患尤甚然夏以水殺草則并其根本而絕之則草不復生矣故曰殄殄者絕其根本之謂也芟以毀草夷以平草必先毀之然後平之周任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故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芒種者澤所宜稻之類也澤草所宜其地必宜芒種故種之芒種夫利下濕而著者稻之類也

故種之芒種序於夏以水殄草之後則夏殄草而芒種種矣旱暵共其雩斂者旱陽干時也暵則旱甚而乾焉蓋陰中之陽上達陽中之陰下同而固之然後為雨雩者旱暵求雨之祭也故其字從雨從于以陽干時旱祭求于而雨也使稻人共其雩斂則稻尤急雨故也夫以瀦畜水具以責諸人事者所以立本其求諸天時者所以為之輔二者不可偏廢也荀卿乃以雲而雨為天而已又烏知天人之際哉喪紀共其葦事則葦生下地故也稻可以為生葦可以為死財力之所在蓋雖下地養生喪死之物具焉

##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稻人掌擇地利土訓掌去地害此土訓所以次於稻人之後與謂之土訓以其能訓說土地善惡之勢故也土地之圖大司徒建之職方氏掌之土訓則掌以其圖道王而已地事則若職方氏所職邦國都鄙夷

蠻閩貉戎狄之利害也蓋內之邦國都鄙遠之夷蠻閩貉戎狄王皆制其畿封近者為之扞蔽遠者為之奮衛其地異制其利異宜其民異數其穀異種其畜異類王將制其職貢巡其封域而或物之有無事之利害莫之知焉其欲安擾邦國不亦難乎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則王不下堂而知天下矣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土訓與有力焉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慝他得反

物受地氣而生土性而化也慝地氣之惡而匿者發或為癉生或為蠱散於草木禽獸之類皆能害人王將發政施仁安養人物為務則地慝可不知哉此土訓所以道之也辨地物則求知其善惡之類原其生

則求知其善惡之性以詔地求則詔王以可求之物如此則地慝之物不能行其毒矣害人之蠱先王為設庶氏以攻說禬而去之蓋有土訓為之辨焉王巡守則夾王車者必夾王車則便於詔王故也土訓以其道地圖以詔地事故使之夾王車職方氏以其掌天下之地則使之先道皆其職之所宜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處堂上而知天下則土訓掌地圖以詔地事處方今而知久遠則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此其職所以相次也前往之事出於四方各志以為書焉誦訓誦此志以訓耳土訓則以土訓惟其志以為書故可以言誦訓道方志以詔觀事則於王所觀以所志之事詔焉聖人之學溫故而知新道中庸則當溫故極高明則當知新然則四方之志誦訓詔王以觀斯亦不可廢土訓之詔所以助王之為政也誦訓之詔所以

廣王之為德也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辟音避

地慝五土之氣能致毒以害人者方慝五方之氣能致邪以病人者若中央地平以濕其病多痿寒熱之類是詔辟則在其居處詔忌則在其飲食謂之中央當辟濕忌食雜而不勞之類是也以知地俗者寒煖燥濕異氣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異齊衣服異宜飲食異和然則地俗之異蓋自五方之氣各有感致之者若中央以道引按蹻為俗也知俗之善者則禮之所因知俗之惡者則禮之所制則地俗不可不知也王巡守則夾王車者土訓所道地圖誦訓所道方志王嘗聞之矣巡守夾王車者備王或質所聞焉王且見而知之矣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山林方地之所有此職其事者所以次於誦訓之後其害不除不能致其利其政不平不能取其物是故山澤之官以虞名之者有防患之意也山林之官以衡名之者有平政之意也方堯之時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任其事周雖無是患矣其患豈可忘哉此山澤之官所以有虞焉然除禽獸之患然後立山林之政山林之政立矣然而除患之慮卒不可忘是故以虞名官為之先後二衡在其中焉林木金玉錫石禽獸之類山之所有非一物也為之厲則各有地為之守則各有物為之禁則妄入竊取之民莫敢犯焉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斬陽木必以仲冬以水之盛氣養其堅以濟諸其陰也斬陰木必以仲夏以火之盛氣養其柔以濟諸其陽也如此而後用之則陰陽之氣相濟而堅者不失於倔強柔者不失於軟弱矣餘見新經斬以為服耜服謂牝服則車之平較也耜謂耒耜即耕耨之器也二者皆因其材而揉焉故取季枝季枝摽枝也夫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得地氣也是故以仲冬斬陽木以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因天時以養材因天材以制器然後工之巧行焉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掄魯門反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斬木之時也使終是時而斬之則將苟取以盡物矣故令之以時又期之以日有

期日則節其時焉時斬材有期日慮民以過取盡我材耳邦工掄材為邦用也焉用禁哉邦工掄材不必以時然而春秋斬木非其時也斬於禁外可也不入禁中

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獘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竊木者有刑罰然後厲守禁令莫敢犯焉祭山林則為主者山虞以其虞物之害神之所依故其祭也為主餘並見傳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山林之禁令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地有廣狹物有多寡事有難易職有勞逸巡其禁令要

知其所守而平之名官以衡者有平政之意故林川
之官皆以平其守為任山澤之官一以平政一以防
患不可廢也故山林之官以山名虞以林名衡川澤
之官以川名衡以澤名虞必以澤名虞禽獸之患比
於山林尤多此虞所以名澤與然而平其政山
澤皆不可廢也此閭師所以任衡以山事與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平其守然後可以計林麓而賞罰之禁有嚴易林有
盛衰民有畏慢令有可否然後賞罰可行焉令萬民
時斬材然而不以時計
林麓則不見其用捨也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山林之政令林衡不得而掌之掌其斬木材之政令
而已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斬木之法也凡服耜斬季材令萬民時斬材斬材之
法也反此則有刑罰天生蒸民即為庶物以養之物
之所在高在乎山林畀在乎藪澤財物之入其盛足
以充邦賦實王府其餘足以及萬民裕貿乏雖然山
林藪澤天有養人之意先王不能物為之厲為之守
禁則利亦幾乎熄矣何以聚民而致其義哉故任衡
以山事任虞以澤事澤虞之藪在焉以富得民獨言
藪者言藪之小如此則大乎藪者豈有不得民哉先
王之時有地則有物有物則有政有政則有厲守禁
令妄取者以禁防之妄入者以厲限之守有民主有
官故山林川澤之物以時而取以禮而費有材者不
可勝用也有味者不可勝食故雖小藪之徒凡二十
人大藪四之充邦賦實王府須其餘於萬民養生有
備喪死有具此其所以能得民與不然或弛山澤之
租使同其利不知其實害之或禁其利悉歸於公上
而民不與焉或棄山林藪澤而弗治以至於無物野

荒民散可勝惜哉為之厲禁則不弛山澤之租須其餘於萬民則不禁其利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則不至於無物夫穀不可勝食則養生有備焉材不可勝用則送死有具焉孟子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然山林藪澤之利蓋與井田相為用者豈可偏廢哉後世有若榷山之利類為百姓所擅而有豪強小民交易而去羣行山林出入萬死一生之地其直與公上爭低昂其勇與公上爭勝負冒法抵禁小者以徒大者以殺然而山林之功不施於百姓徒禁其交易而去者故其法愈嚴犯者愈衆與其取於百姓而禁其私販孰若物為之厲為之守禁須其餘於萬民之為愈哉故嘗謂後世山林藪澤之政廢而不行未知為政之務者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山虞兼林之政令川衡兼澤之禁令林衡兼麓澤虞兼藪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然則林衡者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澤虞之政令而不及川則川之政令掌於川衡不言政令者略之也百川生出無常汗漫而難制不言物為之厲不可厲也澤虞曰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平其守者亦各使人守其地之財物而平其所守之多寡矣不言者以澤虞見之也以時舍其守則守者嗣守於其所守澤之人亦必如此而不言則互見也共川奠共川物之奠也則薦豆之實魚鱐蜃蛤之類也不言物則以澤虞見之矣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則禁令掌於川衡矣厲以限其妄入禁以止其非法有厲而無禁則侵踰之心生焉烏能使之不入者哉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地與人人與物不患其相失地之所出物之所宜人習而守焉然文王之治岐澤梁無禁何也盖商之末世猶凶年也以荒政拯之而已成王周公之時苟不禁之則謂之無政

矣餘見傳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獘田植虞旌以屬禽

澤物則芹茆菱芡之屬也川衡言共川奠而不言物則以此見之也喪紀共其葦蒲之事則葦以闉壙蒲

以爲席二者皆生於下地故使澤虞共之也稻人共葦事而不共蒲則各以其所有共之也若大田獵則萊澤野所謂藪也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山虞以旗致禽則熊虎山物也致之亦宜有威而使之服故也澤虞以旌屬禽則鳥羽澤物也屬之亦宜有析而使之别故也旌屬禽之物也其用之在於得利而已古者虞人有防患之智有除害之義豈志於得利齊景公之招虞人以旌用屬禽之物是待虞以利而者之所能爲哉惟非其招不往故能有是智有是義此其所以不負於先王名官之意孔子所以取之也或言致禽或言屬禽皆致而屬之者也不言則亦以山虞見之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麛音迷卵力管反

詩以庶類蕃殖蒐田以時為王道之成故其見於政事者邦田之地皆有官以掌焉其官謂之迹人則以獸可從迹而後可得田而取之也其地謂之邦田則以養蕃鳥獸而田之與種藝百穀而田之其利同故也有邦田之地然後鳥獸有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為厲禁以守之則使地盜物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為厲禁以守之然雉兔者往焉亦弗禁也令之以其所當為禁之以其所不當為而已凡田者受令以其所當為也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禁之以其所不當為也蓋萬物之生惟人為最靈故能囿豹檻虎獵取禽獸以自養雖以自養然先王之交物未嘗無愛心焉故生之則以其時殺之則以其禮禁麛卵者則生之以其時也禁毒矢射者殺之以其禮也生之以時故於物無所殄殺之以其禮故於物無所暴暴殄天物蓋無時焉可也而記月令者乃以孟春之月則毋麛毋卵季春之月則餧獸之

藥毋出九門

豈其然乎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卝華猛反

天財之所出地利之所在先王不盡以遺民非私之也要使民之棄末厚本而無人之强不能擅取予之權故金玉錫石之地皆有掌焉其官謂之卝人與詩所謂總角卝兮之卝同矣蓋卝雖總髮然別而為二不如冠者之一金玉錫石之地立官以掌以非權之也特取其有公私之別焉耳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者因其見禁而物之也圖而授之則使之按圖而取之也蓋天之財地之利盛衰消息不能常齊凡以天所化地所育化育之事不能常均故也然則以時取之者以適其盛衰消息之時而已故使之日出而不

窮所謂六府孔修節用水火金木土槩見於此矣後世上失其政山海之藏乃盡棄而與民𠦂人之厲禁既委而不脩則其取無時其用無節雖天所化地所育有時而屈於求取之無已生民之用其能日出而不窮乎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人並用之故一草木一蟲魚齒革羽毛根實色味一材苟中於用亦有所不遺此角人羽人掌葛掌荼掌炭掌蜃之屬所以列於地官與然其取之也取地之所宜而不責其所無也因其職之所共而不強其所不足也故以當邦賦之政令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量然後知多寡角人

所受則以度量掌葛則以權度掌染草則以權量凡以其所掌之物有輕重長短多寡為不同故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政音征縳除轉反）

一翕張者羽之所恃以立相隅而必相用者翮也謂之羽翮之政者有物斯有政有政斯有官故羽人之官以時徵羽翮之政也凡受羽十羽為審以羽至十可審而知也百羽為摶以羽至百可束而執也十摶為縳以羽至千可繫而制也審摶縳皆束羽之名數如此則物數雖多而易辨也於羽如此則凡物之在官者可知矣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

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詩言葛之覃兮繼之以是刈是濩為絺為綌則絺綌皆葛也言其物則曰葛言其服治之功則曰絺綌其精者則為絺其粗者則為綌必徵於山農則葛出於山故也徵草貢之材則讀紵之屬必徵於澤農則讀紵之屬出於澤故也凡此亦相地之宜而不責其所無也掌葛言絺綌之材草貢之材而掌染草言染草之物掌炭言灰物者所以色此謂之物所以為用謂之材以權度受之而不以量蓋葛覃之材以輕重長短為非用量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染草則茹藘紫茢藍皂之屬以春秋斂之則其斂有時也詩曰物其多矣惟其時矣蓋物之不時則不中於用則絺綌不可登於服皮革齒牙骨角羽毛不可登於器雖多日用非所貴矣故角人羽人掌葛之所徵皆以時以時則非時在所不斂矣掌斂染草以春秋則惟春秋之時而已非特斂之以春秋之時而用亦有時故又繼之以待時而頒之蓋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則纁玄之物須以夏染夏之物須以秋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炭灰之物為至微而用不可廢先王設官以掌之則物曲之利無所遺也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莫不有

徵斂之時而掌炭灰物之徵令但曰以時入之何也蓋角羽天產也草葛地產也天地之產其生成有時非時則其物未成而不中用故徵斂皆有時若夫炭灰則人力之所成也人力之所成則無時而不有故上之人亦無時而不徵特以時入之而已掌染草掌炭皆以權量受之則染草與灰炭惟權其輕重量其多寡故也無佚於長短之度矣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共喪事者以荼著物儀禮曰茵著用荼然則聚荼以共喪事所以為茵以藉柩著以禦濕不以時聚之則倉卒無以用故掌荼以時聚焉蓋吉凶迭事先王於吉未嘗忘凶故雖茵著之微物亦預為之備矣凡植

物而非所美者謂之疏材雖疏材而凡邦事有須之者則掌荼徵之以待焉自無以致有之謂徵凡物聚之而後斂斂之而後徵以九職言之聚斂疏材蓋臣妾之事掌荼則因臣妾之所聚斂者徵之而已鄭氏謂徵于山澤入于委人是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互户故反 蜃子忍反

夫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春秋譏之以僭禮也蜃器之盛以盛胙肉用之以歸也春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蓋胙肉以蜃器盛之乃可以饋遠也白盛之蜃以飾屋用之以居止也墻壁得蜃灰以飾因以成其盛焉故守祧曰其祧則有司黝堊之堊之謂以蜃飾之故爾雅亦曰墻謂之堊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賔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夫棄田以為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古人之所誅而此有囿人掌囿游之獸禁何也蓋一張一弛人情之所不免先王襲諸人間亦與之同則人之所樂者亦與之偕樂焉此所以有囿游也然一游之頃亦非無事也故囿游之獸禁掌以牧百獸而牧百獸以共生獸死獸之物為祭祀喪紀賔客之饔飱膳羞焉夫豈盤于游哉後世暴君竊先王之迹窮一已之私欲故囿人獸禁之意一切忘矣齊宣王之囿乃為之大禁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故孟子謂為阱於國中也餘載傳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載師以場圃任園地所謂國之場圃則屬於公者場人之所掌也所謂民之場圃則屬於私者閭師之所掌也此言場人則以掌築場圃故耳蓋先王之時徑行必有桑疆埸必有瓜所以力地而無遺利焉故萬物之生則闢場以為圃所以種植及物之成則築圃以為場所以收穫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言祭祀而又言享則享為宗廟之祭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食音嗣

天道之運散於春藏於冬故春之色蒼而冬之氣則凜凜與廩同義所以藏也倉與蒼同義所以散也名官以廩人而首言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者卒乎散之意也名官以倉人而首言掌粟入

之藏則倉雖所以散然始乎斂故掌粟入之藏始乎斂之意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數色主反接註作扱

周四時為歲禾一熟為年歲之字從戌從步則歲以戌為節天時也數戌必期焉年之字從禾從人從一則年以禾為節人事也凡禾年一稔焉禾稔不齊不可以期數也廩人數邦用以歲上下蓋數邦用者量

入以為出非周四時不知其足否也司稼出斂法以
年之上下則以出斂法者廵野觀稼惟禾之熟巳見
其豐凶故也然則制邦用大宰事也廩人何與焉蓋
制之者大宰而詔之者廩人廩人之所詔亦穀用而
巳邦用非特穀也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則年
適豐雖粒米狼戾不侈於有餘年適凶雖饑饉薦臻
不苦於不足以吾有以治之也晏嬰謂六斗四升為
鬴管仲謂百升而成釜即鬴也當從管子為正四鬴
三鬴二鬴者月計之也月計人食四鬴為年之上三
鬴為年之中二鬴為年之下然則何以量其數而計
之也蓋先王之民生齒以上有食之端矣已書于版
挍登邦比之法又詳則凡民之幼壯孤寡登耗無不
知也以口授田以田制食觀稼省斂又以時出焉則
凡其食之有餘不足無不知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
令邦移民就穀者穀少則姑自足而已多則可移以
就民或移民以就焉大司徒于大凶大札亦令邦移

民通財夫不擅其民而移之不擅其財而通之所以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後世此法亡矣邦國之君專財以自封艱阨急難莫相救恤乃有請糴之禮或與或閉以為私恩故晉糴於秦則與之秦糴於晉則閉之豈先王荒政之意乎詔王殺邦用非特以為不足故殺之備禮於歲多省禮於凶札損益與時偕行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者所以量遠近為之節焉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亦計日而為之糧食也大祭祀共其接盛者以王籍之所藏亦廩人之所掌也謂之接盛則其所以接盛者在是與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舍人掌宮中之政以贊宮正內宰之事者也故宮正掌王宮之政令糾禁內宰掌治王內之政令而舍人

則掌平宮中之政則王宮后宮之政皆掌平之也分其財守者凡宮中之財守皆掌分之以法掌其出入者非特分之又以法掌其出入也與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内宰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同意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

内方曰簠内圓曰簋簠以實稻粱簋以實稷黍稷食之常也故用簠則簋從之簋之字從良從良則簋常以日共焉内方有常故也稻粱其加穀也故用簋則簠不從之簠之字從甫甫言有父之用又内圓則非常以食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實之以言其物陳之以言其數賓客共車米筥米芻禾則掌客所謂侯伯米百筥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之數是也喪紀共飯米熬穀者飯米所以含不忍死者之口

也熬穀以置宮旁使異
物不得覩其膚而已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
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縣音懸稑音六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
于王故舍人則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所
以成內宰之事也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
稑歲時縣穜稑之種則將以備後之先種也王耕而
后獻種后蠶而王獻繭夫婦相成之義也宮正月終
會稍食歲終會行事內宰歲終會內人之稍食舍人掌
米粟之出入而辨其物歲終則
會計其政亦所以通職聯事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所以藏倉所以散故倉之字從人從口從彐從ノ蓋倉雖公之圍之掌之然卒乎散者必始乎斂故倉人掌粟入之藏則始乎斂之意也辨九穀之物以待邦國則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者物辨之待邦用而共之也有言五穀有言九穀有言百穀以五行所屬而言則有五穀以三農所生而言則有九穀號其多而言之則曰百穀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辨九穀之物皆以三農所生而言也數之掌之而已物則有辨焉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者法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法用則待有餘而後用者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者穀雖有餘不可以妄費則藏之以備不足故待凶而頒之然

則先王之世雖凶荒而國無廢禮用無乏財者以有此具故也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者大事則戎祀之類也蓋戎以出征而祀亦有出郊者故倉人共道路穀積食飲之具若戎祀之外則非所共也

司祿 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稼曰稼穫曰穡稼以往穡以來生民之本在是焉先王既有以教之又有以觀之巡之則有時治之則有

法而又有司稼之官者蓋稼事而減裂之則稽事將以滅裂而不登矣故致詳於稼事以作其始則稽事之所以成其終可知矣此司稼所以掌巡邦野之稼也夫先王之民可謂務農矣然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非人之所能也故司稼以為法縣於邑閭使稼者取法焉由是觀之農豈可以無師帥之官哉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知年上下則知民有餘不足然後出斂法焉則有餘知斂不足知舍矣夫公田之稅助也觀稼而出斂法貢也夏貢商助則兼修而並用之其實皆什一以變而通之有此道也孟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然周雖兼用貢法而有司稼以三年上下出斂法則有貢之名而無害矣掌均萬民之食則以司稼知年年之上下故使均民食若年之上則人食四鬴年之下則人食二鬴也既均其食若食不足則必知之矣故急者從而賙之既有賙民之急則或興粟以就民之所居斯賦役矣故平其興平其

興者平其興粟之役也使
遠近勞役各適於均而已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齍音咨

舂之字從廾從三從臼杵臼上舂穀以為米也穀之所以毁米之所以成故舂人掌共米物則非一米也祭祀賓客饗食凡用米之事皆掌焉其職則以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為之亦稱其事而已稷謂之粢實於簠簋謂之盛祭用衆穀而總曰粢者舉粢以該衆也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則以共饎人簠簋之實者蓋以賓客車米筥米自舍人所共故也饗食共其食米言饗與食則無燕矣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

簋之實饗食亦如之饎昌志反

春人春穀以為米饎人炊米以為食饎之字從食從𤋮或又從喜則陰以陽𤋮而為喜也春與饎其事相成餘見

新傳

槀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槀苦報反朝直遥反宂如勇反豢音患

木高而水氣不足以滋之則槀槀則在所槀焉猶勞之為勞罷之為罷也掌共內外朝宂食者之食則凡以槀其槀而已故名官謂之槀人宂食謂無職事而食者或待事故也外朝則司寇斷獄訟之朝內朝則路門外王日治事之朝外內朝皆有無職事而待事槀人共其食故曰宂食者之食人也有所屈焉而為

人所知乃其所以為宂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以槀人共其食者死政之孤老則以其父子致義於國士庶子則以其効能致勞於國皆宜有以槀之也故使槀人共其食焉先耆老孤子而後士庶子則食以養之為主而耆老孤子宜在所先也與外饔饗耆老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同意掌豢祭祀之犬者養犬豕曰豢養犬不於饎人蓋饎人為食以共至尊雖潘瀾餕餘不可褻也故掌於槀人

周禮詳解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 周禮詳解卷十七

宋 王昭禹 撰

## 春官宗伯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春於五常為仁仁所以出禮故春官以為職而本諸仁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則仁為禮之本禮為仁之末不知其本則不能起用以應物不事其末則不能反本以復道故先王以官探本以司伺末本末相

因而未嘗偏發也即其致治之序故則更新終則有始窮則通通則久是其所以為六官之效與故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分布五官五官致用不同其效同歸於治然則治無乎不為矣此天官所以不言司正月之吉五官皆布其象特禮無所布則禮無所不用矣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亂此禮所以不同謂之司國語曰古者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彜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為之宗蓋先王之制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而宗則典祀者也如國語之所謂是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為長則謂之伯豈特周禮為然哉舜命伯夷典三禮則曰命汝作秩宗者亦此意也豈特宗伯為然哉凡典禮者皆謂之宗若所謂都宗人家宗人者皆是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伯仲也

天官言冢有尊者之道焉以佐王和邦國者和之道喪於無分天生蒸民有欲而無分則爭爭則乖乖則離離則亂先王為之制禮以定民志所以制其欲以辨上下所以定其分然後為之制禮之大致其敬心發其愛情動其溫容厚貌於往來辭受問勞拜揖之際則其和邦國也不亦至乎然則禮之施於諸侯懽然之恩足以相愛燦然之文足以相接以仁則大足以庇小以智則小足以事大同心以宣王靈一德以尊天子外則以睦四鄰內則以蕃王室非和者之效與蓋禮之本則主於敬禮之用則在於和故也觀夫戰國之際鄰國之好一言之不讐一拜之不中則兩國為之暴骨則先王以禮和邦國者豈非要務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示音祇

天官言冢以別於五卿大宗伯言大以別於小宗伯五卿皆然尊卑有位上下有分內外有體小大有勢天秩之也大宗伯之禮定上下則曰神鬼示以序其位辨內外則曰鬼神示以序其情明尊卑則曰神示鬼以序其等此人秩之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殆謂是也合五禮而言則曰佐王和邦國別三祀而言則曰佐王建保邦國蓋封國則頒祀此之謂佐王建邦國也祭則受福此之謂佐王保邦國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祭祀也而謂之吉禮者有受福之道故也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當自王出故也謂之事邦國之鬼神示其所事非特王國而已然則禋祀至雨師血祭至百物肆享至冬烝此皆在王國之中而曰非王國何也蓋禮之事鬼神示則非特王之所躬禮者若山林川澤之類有在邦域之內者故言邦國

以該之謂邦國之鬼
神示莫非王事故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昊天之有上帝其猶國之有君也五精之君則猶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上帝或通五帝言之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然則昊天上帝者指天帝耳天者帝之體帝者天之用體嬪於不能降用嬪於不能辨故言其降而與物接則以昊言天言其升而與物辨則以上言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不可以形致之則血腥非所主矣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不可以氣致之則槱燎非所主矣有無之中帝之妙用存焉以誠意動

之以精意接之祭祀之齊則致其誠意心齊則致其精意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雖然禋祀未離乎禮大司寇禋祀五帝則戒之曰涖誓百官戒於百族蓋其百執事至斯極也若夫不可以言不可以意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此先王以道格於皇天耳非大宗伯之所能佐也蓋以大宰之尊祀大神亦猶為不足

又況大宗伯乎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槱羊九反燎羊召反飌音風

辰者天經也星者天緯也物受之以有性者司中也物聽之而有分者司命也風師物感之以化雨師物資之以長燔燎之致其神為物報耳柴而後實牲實牲而後槱燎三祀之所同而日月星辰則言實柴風

師雨師則言槱燎隆殺之義有所寓焉蓋
言實柴則牲在其中言槱燎則柴而已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貍亡皆反疈孚逼反

社者物資之以生稷者物資之以養五祀則門戸司出入之神也中霤司居處之神也竈司飲食行司道路人資之以安五嶽地資之以鎮然則言社稷五祀五嶽則大示可知矣天一而大故舉大以見五帝地二而小故舉小以見大示精意近道而遠於物故昊天以禋為主血近生而遠於人情故祭大示以血為主血之為物有象而非虛有形而非實物之幽也故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以形氣事神則血猶禮之至者故曰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社稷五祀五嶽與大示與於禮之至者為其有道故也記曰家主

中霤國主社亦本也此社稷五祀五嶽所以同用血祭若夫山林川澤五地之類耳弗得而與焉貍以瘞藏為主沈以函容為主山川之受物也以貍川澤之受物也以沈以貍沈焉亦各象其物宜也疈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凡物生則合聚死則分散自然之理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四方異體肆而不全故祭以疈百物異用制而不變故祭以辜則亦各以其物宜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他歷反

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幽鬼享用人義而貴時故宗廟之享有三年之祫五年之禘所謂間祀也而又有四時之享焉蓋祭不欲數數則煩故有間祀祭不欲疏疏則怠故有時享以肆獻祼享先

王五年之禘也以饋食享先王三年之祫也祼酌鬱鬯以求神也肆亞祼之後進所解之牲體也蓋其肆而酌獻焉則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饗也蓋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生事之有食也饗以陽為主故禘以夏食以陰為主故祫以冬禘者審諦昭穆而辨之嚴尊卑之等也則尚乎敬故以肆獻祼為主祫者合聚羣祖而食之仁親之屬也則尚乎愛故以饋食為主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祠為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為主故夏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薦新以嘗而已故曰嘗冬則物衆其享也烝衆物焉故冬曰烝至於烝則衆物盡矣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産之醢在焉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昆虫之異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實在焉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此其所以為烝與夫先王之於親也感雨露之濡則有怵惕之心

感霜露之變則有悽愴之心春祠夏禴則怵惕之心形於所感者也秋嘗冬烝則悽愴之心形於所感者也然春夏皆陽也祠禴皆聲也春享先王則主於祠夏享先生則主於禴何也蓋聲屬乎陽者也詞者聲之有所屬者也至樂則其聲達矣春者陽之有所生也至夏則其生著矣此所以異也秋冬皆陰也嘗烝皆食也登穀之月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嘗之得名主於薦新耳然秋以薦新為未足以盡愛之道故至於冬烝而備物焉然後為愛之至此所以異也故祠之享不若禴之盛嘗之享不若烝之盛詩之天保言禴祠烝嘗先禴而後祠先烝而後嘗亦以享之盛者為先與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祭祀之禮有得福之道故謂之吉禮凶者吉之反所以待吉禮之變也故吉禮而凶禮次之夫喜怒哀樂好惡欲人之情也先王制禮以行其情凶禮行其所哀之情者也賓禮行其所好之情者也軍禮行其所惡所怒之情者也嘉禮行其所欲之情者也故吉凶福禍自已求之者多矣大概有數存焉宜在所哀死亡凶札禍烖哀其不幸圍敗哀其不能冦亂哀其不德哭亡謂之喪亡斯哭之矣死以氣言也亡以形言也或發於聲音衣服或見於賻賵含襚此喪禮哀死亡也記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始死也哀其死既葬矣哀其亡川亡而草生謂之荒凶札斯荒矣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以至荒禮有散利之類此荒禮哀凶札也神所示為禍天所毀為灾弔以慰之也如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粱盛如何不弔此弔禮哀禍烖也圍謂國見圍敗謂師敗績禬則

合貨財以補之也如澶淵之會謀歸宋財是也行人曰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此禬禮哀圍敗也兵作於外為寇兵作於内為亂恤以救之也若衛有狄人之難而齊桓公救之此恤禮哀寇亂也喪禮荒禮以彼喪荒哀之也弔禮禬禮恤禮以我弔禬恤哀之也死亡凶札禍烖天事也死亡為重凶札次之禍烖為輕圍敗寇亂人事也圍敗為重寇亂為輕凶禮之序寇亂則及時事故救之圍敗則在事後故補之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夫吉凶為天下同其憂樂然後天下莫不賓服此賓禮所以次於吉禮凶禮也謂之賓禮則有從王之道

焉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有賓禮以親之也夫賓禮行於邦國則燦然之文歡然之恩足以相愛接邦國其有不親者乎曰有六時而寅為一日之朝歲有四時而春為一歲之朝歲之春猶日之朝故春見曰朝夏則萬物相見於是時也有為之宗者有見而宗之者大則為小之所宗寡則為衆之所宗物各以其類然也故夏見曰宗秋則非萬物相見之時於是相見可謂勤矣故秋見曰覲冬則物辨之時莫為之宗則主無意於見焉亦莫之宗則賓無意相見焉其見也若邂逅然故冬見曰遇冬見曰遇則春見之也專矣春見曰朝則秋見之也暮矣朝而見之也專暮而見之也勤人事之周也宗而見之也願遇而見之也悅入情之適也人情之失惟其怠於相見其迹遂疎苟見而非專雖專而非勤雖勤而非其願其心遂疎見之太數相棄於瀆則以人之情喜新而厭其數邂逅相遇而喜生朝暮繼見而愛生有宗之者而

敬生此賓禮所以親之也有不順之之國王合諸侯
而會以命事有時而然故時見曰會王不巡守之歲
會諸侯而相見之以命政殷國所同故殷見曰同會
以命事則聚其謀也同以命政則一其德也時聘施
於時見之後以恩問之而已故時聘曰問殷頫施於
殷見之後以事有所察治故殷頫曰視行人曰時聘
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問之所以結好
也視之所以除慝也朝覲宗遇會同諸侯之賓於王
者也時聘殷頫王人之賓於諸侯者也下或賓於上
上或賓於下其交有時其接有禮外以和諸侯內以
蕃王室賓禮之
行也豈小補哉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
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先王以賓禮一天下有不師則軍禮於是乎用矣然則賓禮所以接外治軍禮所以制外亂而軍禮者所以待賓禮之變也此軍禮所以次於賓禮與先王之於天下德以容民仁以畜衆使內外遠近莫不和悅而正南面此以道同之也然德不足以懷則威以制之仁不足以綏則義以治之此以軍禮同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師役均田同出於一軍之衆斯以軍禮同其事用恤簡任合行於三等之國斯以軍禮同其政寇亂則相恤以救之斯以軍禮同其心叛逆則相連以伐之斯以軍禮同其德如此則小事大而無敢抗大庇小而無所陵以致和兄弟蕃王室而使天下為一家者軍禮之效與故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以之冒矢石而不辭當鋒刃而不慴莫不有我行不來之死志而無與子偕老之還心此所以用其命也因地以令賦因家

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大役則率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也正其畿疆而使地有定域立其社稷而使民有常主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率皆同心而一德此所以合其志也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為軍禮也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始蓋師均田役於大封而後有之任恤

簡合各以一事為主及其用衆則衆之志能材力不得而有焉

以嘉禮親萬民

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美之至則為嘉蓋兄弟之
義男女之情朋友之信故舊之愛賔客之好善之實
也無以文之則不能充實而至於美充美而至於嘉
非特止於為善而已善恐不得而有焉先王為之飲
食之禮以文兄弟之義為之婚冠之禮以文男女之
情為之賔射之禮以文朋友故舊之愛為之饗燕之
禮以文賔客之敬為之脤膰賀慶之禮以文親疎之
恩然後性善之實擴而充之歡然有恩以相愛燦然
有文以相接此禮之所以為嘉也蓋亨者嘉之會天
之禮也嘉會所以合禮人之禮也先王之為嘉禮豈
出於人為之私意哉亦本於天理而已然禮行於上
而民效於下民其有不親者乎敎之化民深於命殆
謂是與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昬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賔

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飲食之禮所謂族燕食之禮也昏冠之禮所謂昏禮冠禮是也賓射之禮所謂行賓燕之禮而與之射也饗燕之禮所謂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也脤膰之禮脤謂祭祀之肉而盛以蜃器者也膰謂熟肉助祭執事因賜之以膰胙者也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以歸諸侯故盛以蜃器使之懐也孟子言孔子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膰蓋與祭祀而受胙也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此脤膰之别也賀慶之禮謂因其喜而賀慶之慶則以禮為主賀則以利為主也若行人所謂賀慶以賛諸侯之喜是也飲食以施於宗族兄弟為主致其愛故也昏冠之禮以施於男女為主昏以親之冠以成之言昏則姻

可知也言冠則笄可知也先昏後冠則親之而後成之也故舊朋友以義相與者也故以賓射為主饗在廟致其敬也燕在寢致其愛也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聘客一饗一燕則與時賜無數故饗燕之禮以施於四方賓客為主愛而敬之也兄弟之國同姓之諸侯也與之同事先王故親之以膰與之分守下土故親之以脤福祿吾之所以為身者也與之同福祿則親親之至也雖至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兄弟之國非不與之賀慶也其親之也以脤膰為主異姓之國非不與之同福祿也其親之也以賀慶為主以異姓之國不及同姓之厚非親疏之辨也親宗族兄弟然後親成男女以尊及卑也親故舊朋友然後親四方賓客以近及遠也四方之賓客以禮來接我者也兄弟異姓之國則我以禮往加

焉此嘉禮之序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莫非命也凡制於上而受於下者皆命也先王之時有定命之數則典命掌之有加命之數則宗伯掌之加命非定命也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命以德定其數儀以命制其節位以儀辨其分車旗衣服之類此謂五儀職服位器之類此所謂九儀職服位器之類苟無王命以行之則下不得以聽上不得以使是故九儀有命然後職足以涖事服足以稱德位足以臨人器足以行禮則足以治官足以使國足以守牧足以分州伯足以分州然後邦國之位先後之序高下有等謂之邦國則指諸侯之國言之非王朝諸侯之

位也一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子男之大夫亦一命固已受職矣子男之士不命則此或加子男之士為之夫所治謂之職未命之士非無職若府掌官器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之類皆其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皆其官長所自辟除有所屬而已至一命則所受之職受於上矣再命受服者公侯伯之大夫與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以公侯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為之司服曰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惟王之上士三命亦服皮弁則此所謂受服者再命始受皮弁之服矣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則此或加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為之夫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一命再命者非無位也至三命然後其位受於王矣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則加公侯伯之卿為之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

樂皆具非禮也假之言至也受器則祭器固已至矣
則四命者禮樂之器皆得具而用之五命賜則者或
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出為縣内之諸侯故賜八
則以治也六命賜官者或加子男入為王之卿賜之
官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
卿或加子男為侯伯以卿為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
男而為侯伯則加受其國也故曰賜國八命作牧者
或加侯伯而為之九命作伯者或加三公而為之一
命之士積加命而至於五則為都鄙之君五命之子
男積加命而至於九則為方伯進賢與功以作邦國
也士奮其才德以求為君諸侯奮其才德以求為伯
九儀之命為之勸耳言受則有義言賜則有禮言作
則有道蓋君子有行可之仕有際可之士自四命以
下言受則容有辭之者矣於其受之然後王命成焉
此有義也自五命以上言賜則崇德報功有受之而
已屬長連帥卒正者諸侯之所聽也州長者屬長連

帥卒正之所聽也方伯者天子之老州伯之所聽也州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有道以揆有德以倡者也州伯聽於天子之老而下之於帥正帥正聽於州伯而下之諸侯然則牧伯之仕豈無所作哉

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音身

夫六瑞之制其形有圭璧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五等之爵先王以定天下之名分其嚴而不可犯也然而徒有其位而無其實以為之稱焉與夫有其實而人莫之悉也烏能使人尊而貴之哉蓋天下之人不可欺者以其皆有良知也不可陵者以其皆有良貴也苟以

區區之名分以相制服豈人之情哉先王慮夫天下之人不知吾之為此位也并德之小大而隆殺之又慮其在此位者以貴自驕而忘其德焉至貴賤犯分不足相服而又無以服其下焉於是為之六瑞以表著之五位者正其名而等之也六瑞者表其德而等之也夫天地合而後同道君臣合而後同德六瑞者先王所以取合焉上極乎天下蟠乎地崇高廣大静以體仁而四方安焉萬物育焉此王之所以為德也故執鎮圭上有所承下無所底周疑彊直其立也不孤其用也不殆以歸德於上而無私此公之所以為德也故執桓圭侯之為德以體仁而其為仁也盡人道以君民此尊而不屈者也故執信圭伯之為德亦以體仁而其為仁也盡人道以長民此屈而不信者也故執躬圭子字也字養也語長人之道為未足能養人而已故執穀璧以穀為信善而能養人故也男任也任安也語養人之道為未足能以順安人而已

故執蒲璧以蒲柔順而能安人故也然則有君道者皆取象於天有臣道者皆效法於地故六瑞君之所以為贄也其象取諸天而已璧圓以象天之體圭銳以象天之用為君之道非充實之美莫之能致也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德焉惟玉也温潤而澤縝密而栗剛而不屈廉而不劌可謂充實之美矣故六者皆以玉為之充實之謂美充美而有光輝之謂大無美德無大仁其仁弗大則仁之静弗至焉仁而至静弗至焉仁而至静然後有以安四方其仁弗大則仁之利弗至焉仁之至利然後有以養育萬物四方萬物莫不歸往之謂王王之道也鎮圭之制以王制其體則比其德之美以尺有二寸制其數則比其德之大以四鎮之山制其象則其仁至静足以致其安至利足以致其養夫山有仁之道也四鎮之山又有大仁之道者也此王執之所以象其德也鎮圭所以象仁之用也仁之用則顯故王執之大圭所以象道之用也

道之用則藏故王搢之然鎮圭之用非一或守之以定國或執之以正已或用之以接臣至於朝日祀天起師賙阨無不以之凡以王者之仁無適而非是也玉人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此據其定國而言也大宗伯以玉作六瑞而曰王執鎮圭此據其正已而言之也小行人成六瑞而曰王用鎮圭此據其接臣而言之也典瑞之職曰王執鎮圭以朝日此據其祀天而言之也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此據其起師賙阨而言之也公執桓圭而射人又謂三公執璧者蓋方其在朝而為三公則近於王而有所屈則致君之體而不致其用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為上公則遠於王而有所伸則有為君之位而致其用故執桓圭非不同勢有屈伸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君道一故六瑞一以玉為之玉者陽物也有君之道焉此玉所以為瑞天子受而復之寶之也臣道二故六摯以衆禽為之禽者制馭於人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禽所以為摯天子受而不復之臣之也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焉大者玉帛小者禽鳥至於野外軍中婦人童子皆有以自致焉故先王之時卿効其德大夫効其智士効其節庶人工商効其職其才有餘不敢過其分其實不足不敢執其物且夫鴈雉之類物之無知者且能候時而行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而況人乎以人而是之不若人之大恥也此固人之所自致者也

## 孤執皮帛

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公少師少傅少保謂之三孤公與王坐而論道燮理陰陽則其道大同於物故公

之摯則執璧璧之為物其形圜也則公有天之道焉其名辟也則公有君之道焉孤則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已於道則不足而於物則未能大同於德則不羣而於物則足以相被故其摯執皮帛皮帛者束以帛而表虎豹之皮以為飾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其道足以衣被人而飾之以炳蔚之文章此孤之道所以為不羣嶽然而其道足以衣被人而人蒙其衣被則斯親之矣人仰其道則斯尊之矣親之斯愛之文取炳蔚以示其愛也尊之斯畏之皮取虎豹以示其可畏也人知愛而畏之則德之不羣又可見矣非特王之孤為然典命曰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則公之孤其德亦然矣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則卿大夫亦能衣被人而有文章也然孤有不孤之德其文則天也故以虎豹之

皮飾之以皮者天爲之文也卿之養人大夫之率人其文則人也故飾以繢以繢者人爲之文也有德然後能衣被人德成然後有文士未成德者也則無以衣被人故執雉而無所飾然雉之性則耿介而其色則文明以其被文以相質也士非無文也非成德之文則文足以相質而已

庶人執鶩工商執鷄鶩音木

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則庶人非特府史而已凡民在焉或聯於鄉遂相質以生或聯於官府相須以行欲其不散遷故執鶩工者與事造業以利其上者也商者懋遷有無以利其人者也欲其趨時而動故執鷄鶩與鷄皆人所畜則庶人工商亦上所畜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

物之受命以天而生以地而成五精之君則分位於四方以佐天地之化育者也先王欲報之德故即地上之圜丘報天即澤中之方丘報地兆五帝於四郊報五帝也天地四方未之辨也有物混成無得而禮焉及其既散始有尊卑之位左右之方陰陽之德生成之序未辨之時猶器之合乎玉猶玉之復乎樸方圓之形玄黄之色璧琮之名大小多寡之數未之有也道之散為天地四方猶以玉而分為器所以致其禮也

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散其器之色

萬物親地而天為之辟故禮天之器其名曰璧以天有辟之道而萬物所由以制者也其形圓則取其為圜之乾其色蒼則象其始事之時萬物祖天而地為之宗故禮地之器其名曰琮以地有宗之道而萬物所由以收者也其形方則取其直方之坤其色黃則象其終功之時有體斯有用青圭象陽之生物其用也有用斯有事赤陽之盛色章陰之成事赤璋以陽之盛色物之以陰之成事名之是象其事也有事斯有形白琥象陰之成是其形也有形斯有色玄璜者以陽之正色物之以陰之盛色名之是象其色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巳陰生於午而終於亥則南北為陰陽之雜故赤璋玄璜皆雜陰陽焉陽中於卯陰中於酉則東西為陰陽之純故青圭則成象焉白琥則效法焉道之判於域中天地繼道以為體五精之君各繼其用而已是故六器之形各以用繼體以事繼用以色繼形不失其序然而璧琮圭璋白琥其物之也

同其名之也異於北方之玉其名之其物之皆以色
焉何也以玄色物之則以天職用之時以黃色名之
則以地終功之時也北方之幽無得而名焉其得而
名者亦見於色而已不以玄名而黃物之者亦地有
終功之美而歸之天焉然有禮神之玉有祀神之玉
以蒼璧禮天至玄璜禮北方則所謂玉書所謂植
璧是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
旅四望則所謂祀玉若書所謂秉圭是也皆有牲幣
各放其器之色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
立小祀用牲而帛則人以衣者也牲則人以養者也
以其衣食之物而薦之致人事也六器之象神
示之德存焉故牲幣之色則各放之而已矣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
之

天産動物也地産植物也六牲之屬皆味存焉謂之天産以上首而圓五穀之屬皆氣存焉謂之地産以下首而方精之不足者補之以味形之不足者補之以氣先王以氣味作之則晝夜之所存平旦之所息無非精形之養也養精之至陰德生焉養形之至陽德生焉作之者使之生而無息也陰德作已而教之以陰禮則民可以無怨陽德作已而教之以陽禮則民可以無爭蓋民常勤於用精而怠於用形故先王防以禮樂禮主於減樂主於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此所以道中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此所以道和陰德民之所以淫也以中和防之則民不淫矣陽德民之所怠也以和樂防之則民不怠矣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大道散而天地位天地位而百物生天以陽生地以陰成陰陽相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冬無愆陽夏無伏陰寒暑雨暘各適其中則天地之化是謂太和百物資天之陽以有生資地之陰以有成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質莫不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利則百物之產是以天地之中和而已先王之作禮樂一本於中和則其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亦以其自然之和也夫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無過不及也一於中而已無有餘不足也一於和而已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其至也極乎天蟠乎地上下與天地同和節則禮樂之大和也其施於物也感動其善心移易其邪行無悖逆詐偽之心無淫佚作亂之事天地訢合陰陽相得覆育萬物以至於句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虫昭蘇羽者嫗

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禮樂之大和也惟禮樂之大和故能合天地之化惟禮樂之大和故能合百物之產所以與之同流而無間者此也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惟其為天地之和序故能合天地之化也又曰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惟其能化別羣物故能合百物之產也夫天物之化百物之產所以合而無間者禮樂之和氣也惟其和氣也以通乎幽則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者禮樂之道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者禮樂之功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朕志先定人鬼協從然後可以致享帥執事則人謀從也而卜日則鬼謀從也即太宰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是也七日戒三日宿太宰大宗伯帥執事而卜日然而太宰特尊故及執事然後眂滌濯及納烹然後贊王牲事及祀之日然後贊玉幣爵之事大宗伯正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故宿眂滌濯涖玉齍省牲鑊奉玉齍太宰不奉齍則亦以齍事畢於牲事也涖玉鬯者玉所以禮神鬯所以求神皆宿眂而涖之也奉玉齍於祭之日蓋奉玉與鬯也詔大號則大之之六號是也以牲幣齍奉鬼神示以鬼神示建保邦國而不為名號以尊大其美以辨名其類其盡志也略其盡物也瀆矣治其大禮凡禮事之大者也詔相王之大禮王禮之大者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

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與音預果讀為祼

若王不與則攝位大宗伯掌大祭祀則王之不與祭祀使之攝位也宜矣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者豆籩有薦謂正祭祀時也豆籩有徹謂祭祀方畢也大賓客則攝而載祼亦謂王后不與而攝其事也載祼者謂祼鬯載於圭瓚也朝覲會同則為上相者相王以行禮也王禮相者非一人而大宗伯則為上相也王命諸侯則儐者儐諸侯以見王也旅者合衆人而祭之也國有大故所求者衆矣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

大封封諸侯也與詩之賚言大封於廟同意社土神也后土配食於社者也大封以分土而封諸侯則先告后土宜矣頒賜謂頒其祀禮也言邦國而及其都家鄉邑者蓋諸侯之卿與其子弟食采亦謂之都如書所謂簡恤爾都是也諸侯之國其制地也有都家有鄉邑也祭祀之禮皆有等降則其頒祀詳言之者[illegible]典禮所頒先王尤以為重而不可忽也揚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則先王於此尤致其詳者其所防者亦為至哉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　張虎拜
謄録監生臣　沙元中